

汪继芳 / 著

『断裂』：

世纪末的文学事故
——自由作家访谈录

断

世纪末的文学事故

——自由作家访谈录

裂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汪继芳 / 著

世纪末的文学事故

——自由作家访谈录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世纪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汪继芳
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4

ISBN 7-5399-1431-9

I. 断... II. 汪... III. 特写(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721 号

书 名 “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
作 者 汪继芳
摄 影 孙 健
责任编辑 于奎潮
图书设计 张 雷
责任校对 蓝 潮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南京新九洲彩印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2 万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31-9/I·1339
定 价 16.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断裂』，是一个宣言

——栗宪庭访谈录（代序）

断 裂



时间:1998年12月30日

地点:南京龙江小区芳草园3号

被访者:栗宪庭(前卫美术批评家)

访问人:汪继芳

汪继芳(以下简称汪):这次朱文他们搞了“断裂”,它的意义在哪儿?

栗宪庭(以下简称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应该是这样。它代表了新一代作家的态度。文学家艺术家在这个社会里不应该像原来的作家协会的会员那样,成为喉舌,他应该是独立的。独立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品格。一个文学家,他除了文学之外,他没有别的功利目的,他就是为文学而文学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应当具有对落后的体制和所有的审美价值体系的一种批评和反叛的意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自己的作品构架了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审美体系。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那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他的文学或者他的艺术就不再是真正的文学或艺术,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宣传品。你看这里面包括对以往所有作家的否定,对所有批评体制的否定,以及对各种奖项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对的,因为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些东西,包括五十、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家、批评体制、各种奖项,都完全是隶属于当时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我觉得这是个宣言,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独立的宣言。

汪：美术界是你最熟悉的，这些年美术界跟文学有什么对应的情况？

栗：其实美术界的变化很早，在方式上与文学不同。文学在社会上的出场，依赖的是文学刊物、书等出版物，而出版在中国都是由国家严格管理的。而美术，自七十年代末至今，有三次大的“民间展览”的高潮。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第一次民办展览的高潮中出过“星星美展”等现代艺术的重要展览；第二个高潮是轰轰烈烈的‘85 美术新潮；第三次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民办展览即是对官办展览及其价值标准的决裂，而中国当代艺术的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家和潮流，都是在民办展览上出现的。它不像通过文学刊物出场的文学作品，因为是官办刊物，好的作品，是通过掺杂在大量的平庸作品、甚至坏作品中出场的。但是，与文学比，中国当代美术的展览常常由于它的非公开性，或者不像文学出版物那样社会化，况且大众对当代美术的欣赏要比对当代文学的欣赏难度更大，或许正因为当代美术没有当代文学更大众化，所以，尽管当代美术早与国家美术“断裂”，但没有，也不可能像“断裂”答卷这样弄得这么热闹。正因为它更社会化，文学界作为集体的一大批作家通过这种答卷形式，好像宣言一样的表示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应该说文学比美术还有力量。

汪：“问卷”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评论与写作的关系的，这个问题在美术界也同样存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栗：答卷里面是说批评家对文学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影响，批评家与文学家他们是并行的东西，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文学家是一样的，都是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参与一个新的审美体系的建立，都持一种独立的立场，他们各自

在不同的领域里工作，不存在谁影响谁，其实他们共同在为建立一个价值标准而努力。朱文他们对批评家不满，我觉得不是他们对批评的根本否定，我觉得是对现有的批评体制或者对现有的批评家所表现出来的无力的不满。真正的批评家与文学家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在这种生活环境里，共同感觉一种东西。批评家他在挑选作家，他拼命推崇的作家应该也是一个作品。推崇本身是一个作品，包括这个作家从一个原始的写作状态怎么变成一种社会的写作状态。通过发现，把他推出，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作品，也是一种写作。

汪：跟美术界相比呢？

栗：好像还是不太一样。当然，我对文学的关注很少。文学因为有个发表问题，一直是一本刊物里什么都有，我们可以看到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作家在一本刊物里都有，大家并存。在艺术界呢，这种并存现象不太存在。在艺术界，当代艺术一直是处于一种地下状态、边缘状态，很少进入官方展厅，很少被媒体关注，它相对来说有一种独行侠的感觉（笑）。应该是这样，就是不参加官方的展览，我就是自己一个，独立的人、独立的一种状态，文学有个出版问题，因为你自己不能出版，但艺术家能够找地方展览，哪怕是地下的、在自己工作室里的、照片流行式的。

汪：展出就是发表。

栗：对，参展就像发表一样。可是文学家有一个被人家刊物挑选的问题。当一本刊物什么都有的时候，读者就有一个印象，什么它倾向什么，或者不倾向于什么。这里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导向。这就需要一种宣言。答卷是一个构思完整的東西，是很明确地把一代人，新的一代人，让他站起来、独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宣言。

汪：能否谈谈对朱文、韩东、鲁羊等人作品的印象？

栗：不太好说，因为我读得太少了，只是觉得他们给我一种新的一代人在崛起，完全不同于包括王朔、苏童等人那个时期的感觉。而且我很外行。回去以后我要找来好好读读，等我多读点作品以后再谈好吗？但每次在国外我都推荐这些人，说他们的东西值得关注、值得介绍。国外很多研究者不太知道朱文他们，难怪“答卷”里对汉学家不买账。这是个现实，中国文学与世界——确实地讲是西方文学界——的对话，是必须通过翻译，尤其汉学家的翻译研究，这就隔了一层，西方文学界读到的中国文学是通过汉学家嚼过的东西（当然他们也有功绩）。当代美术的初期也有这个过程。好在美术不需要翻译。八十年代末以后，中国当代美术频频参加一些国际大展，至少能使中国艺术界直接通过作品与国际艺术潮流对话。当然，美术与文学在这方面也有共同问题，如西方的策展人的挑选和文学的翻译，具有同等的意义，尽管美术不太有“汉学”这个关卡。这点我比较悲观，一次我在法国一个艺术学院讲演，认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文化之间是不可理解的。

目 录

- 1** “断裂”，是一个宣言
——栗宪庭访谈录(代序)
- 1** “我喜欢节制的热情”
——魏微访谈录
- 11** “我只对震撼感兴趣”
——陈卫访谈录
- 31** “你想写作,你就得诚实”
——黄梵访谈录
- 43** 一个“文学中年”
——顾前访谈录
- 61** “我不喜欢当教授”
——李小山访谈录
- 73** “小说肯定是一种美好的东西”
——吴晨骏访谈录
- 93** “语言是一个人身上的是一件衣服”
——赵刚访谈录
- 113** “我最早写诗就是为了给女孩子看”
——刘立杆访谈录
- 135** “诗歌会带给我自尊、勇气和怜悯”
——朱朱访谈录

目 录

- 153** “作为一个艰苦写作的人”
——鲁羊访谈录
- 181** “写作使我愉快”
——楚尘访谈录
- 201** “我们想做的只是放弃权力”
——韩东访谈录
- 231** “革命,还是独善其身?”
——朱文访谈录

附录

- | | | |
|------------|------------------|-----|
| 251 | 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 | 朱 文 |
| 307 | 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 | 韩 东 |
| 323 | 狗眼看人 | 朱 文 |
| 335 | “断裂”记事 | |
| 339 | 作家简介及作品要目 | |
| 343 | 后记 | |

断裂



“我喜欢节制的热情”

——魏微访谈录

自1996年元月结束对北京自由艺术家历时四年的访问后，1999年4月23日，我又一次拿起录音机走出门去，在南京这个地方，开始了我对一批自由作家的访问。

我计划访问的第一个对象是顾前。顾前八十年代初与苏童同时开始写作。作为纪念，苏童还为顾前的第一本小说集写了序。但是顾前因为胆怯，要我先采访魏微，说魏微特别能说。结果，比他小十三岁的魏微成为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按顾前给的电话号码，当即与魏微通了话，她爽快地答应我去找她。魏微让我乘5路公共汽车到底，在孝陵卫站等候。孝陵卫在南京东郊，感觉像北京的圆明园那么远。到站后我给她挂了个电话，交电话费时，女店主说，钱找不开你买点什么吧。太阳很大，我就买了瓶“卫岗”酸奶。这是南京多数市民平日喝的牌子，它的生产车间也在东郊，比孝陵卫离城近一点。酸奶喝完，钱也找开了。这时，二十米开外的前方，走过来一个女孩，黑发散散地披在肩上，一条土黄色丝巾挂在胸前，长度几乎垂至膝头。浅蓝色的牛仔褲，土黄色的薄毛衣。她脸上带着笑意，步态轻盈，跟周围环境并不协调。我觉得她就是魏微，便径直迎向她去。

跟着魏微走了大约十分钟，才到她的住处，这是南京理工大学内的一处单元楼，她租的是一室一厅，月租金为三百五十元。有电话，有简单的家具。她的床上躺着一本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桌边有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电脑也是放在卧室

里的。

言谈中，魏微常会爆发出一阵阵笑声，比如她说到高中时爱读席慕蓉、三毛时就这样笑起来。谈到在北京读书的一段经历，她也有过这样的大笑。“处女作《小城故事》发表后，觉得淮阴是肯定待不下去的，我肯定要离开这个地方的。知道南大有作家班，很想去上，但那一年不招。听说北师大作家班招生，于是我就去了北京。在那儿，我第一次听他们说现实中的问题什么的，陈染、林白的名字也是那时才知道的。这些人和事我在淮阴从来没有听说过……”笑够以后，她才总结道：“我觉得北京这一站对我很重要。”

魏微发表处女作时是二十三岁，三年之后，她再次发表作品。“1997年，《小说界》发了我的《一个年龄的性意识》，这篇东西发表对我非常重要。不过，淮阴那边的老师很惊讶，他们不喜欢，觉得没有处女作好，太新，对这种写法觉得遥远。它跟《小城故事》完全不同。”

1997年12月，魏微从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毕业后，她去南京一家杂志试用。那是一份娱乐杂志，读者群是十四到十八岁的中学生。“我们得学一些港台腔，像什么‘哇塞’……”魏微忍不住，又大笑起来，“太痛苦啦，真受不了。你一定要用中学生的口气说话，你不是你自己，我明明二十几岁的人了，凭什么！没办法，要我学我也学不像，这种事情我做起来很吃力。工资也不多，一千块钱，所有的时间都要搭进去。试用期都没满，才两个月我就给辞了。”辞职后的魏微再也没找工作。“我有生计上的压力，按说应该拼命写作，但事实上我做不到。大部分时间我在家睡觉，因为不能写作时我不能勉强自己呀。我整天开着电脑，坐很长很长时间，有时就是写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再穷我也没办法，要生活得好一点可能要从别的方

面去想出路。”魏微节省着过日子,比如自己做饭,换季的时候才去买衣服,还有,少买书。

采访魏微的这一天,我后来看“断裂”行为的有关资料,知道去年(1998年4月23日)的这一天,正是韩东、朱文他们在扬州开会提出“断裂”的日子。

采访魏微半个月之后,我把整理好的访谈寄给她。1999年7月8日,我接到魏微的电话,问我收到她的信没有,说访谈稿改好,已寄出两天了。她还问:“我改动很大,有没有关系?”我忙下楼去传达室,果然信已经到了。

虽然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拆开信,看了一眼稿子,还是吓了一跳。这跟我的访谈记录是两回事。除了问话没动,她的回答基本上改过重来。它已经成了一个笔谈(在我以后对其他人的采访里,这种情况有多次遇到,这是采访北京艺术家时所没有的)。但我得承认,经过魏微修正的文字,确实漂亮多了。

汪继芳(以下简称汪):最早从谁那儿拿到问卷的?

魏微(以下简称魏):从吴晨骏那儿。最早知道这回事是在98年5月份,去上海开会,韩东、吴晨骏也去了,他们带去了这份问卷,我也看见了。回来以后,吴晨骏就寄了一份给我。

汪:拿到问卷后你怎么想?

魏:觉得很好。因为以前很少看到这种形式的东西,有的问题也很尖锐,就觉得戳到了痛处。这些问题其实自己平时也想过,内心也感到疑虑的,但是从未跟人谈起过。这次能有人发起这样的“行为”,可见并不是偶然的,至少在一部分写作者当中,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并对他们构成了困扰。

汪:你用了多长时间回答它?

魏:一天吧。收到问卷以后,立马就填了,然后第二天看了

一下，又稍稍作一些修改，就是这样子吧。

汪：“断裂”出来以后，听到些什么样的议论？

魏：听到很多。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断裂”是怎么回事，也没有看过“断裂”的问题和答案，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背景资料都不知道，就开始骂“断裂”了。我曾经带一个女孩子去见韩东，一个女文学青年，才二十岁。她跟韩东讲起“断裂”（她还不知道韩东就是主发人之一），她的态度很激进，对“断裂”颇为反感。为什么？因为她爸爸就不喜欢“断裂”，她爸爸是政府官员。父女俩的理由如出一辙，就是“‘断裂’再反，也不应该反鲁迅啊！”——反鲁迅确实惹怒了很多。我不懂的是，在民间，在很多连一个字也不认识的老百姓当中，毛泽东都走下神坛了，为什么在中国的思想界文学界，鲁迅的神话一直不能破灭？——我本人对于鲁迅是很敬佩的，但是对于他的文学作品，我不敏感。这是我的真话，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背着鲁迅的课文长大的，可是我的文学写作跟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写作跟张爱玲、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有关系，我非常热爱他们的作品，尽管如此，说起他们时，我觉得自己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很冷静的，这基本上是对人的态度，我以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对任何人、任何集体、任何事物都不迷信，有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敢说真话，自由地思想……我理想中的“断裂”行为就是这样子的。

汪：什么时候知道朱文、韩东的？

魏：韩东知道得更早一些，在九十年代初，读过他的一首诗，就记住了他的名字。那时候我连文学青年都不是，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将来会做些什么。知道朱文是在1995年，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了，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游学，是从一个朋

友那儿听说的，说南京有一个写小说的，叫朱文，很年轻。同时听说的还有鲁羊。

汪：谈谈你的喜好……

魏：除了写作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喜好。我的生活其实是很单调的，我一直对于一种类型的女作家的生活感到很怀疑，那就是对于所谓的“多彩的生活”还抱有幻想，并身体力行，热衷于恋爱和社交……我不是说这种生活不好，但作为一个女作家，我觉得应该远离这种生活。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好，大概只是个人的喜好。我觉得一个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因为女作家面临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呆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呆在电脑旁，呆在书桌旁，这绝对不会让人发疯，这只会让人变得更加明智和理性。对于一个女性写作者来说，我以为理性比激情更为重要，因为大多数女人缺乏理性。有一些寂寞的“女诗人”跟我大谈激情，我一旁听着，不由得就会笑起来，因为我会联想起她肉体的“激情”，而不是她的作品。总的来说，我觉得激情这种东西对于一个女人精神的损耗更大一些。我喜欢节制的热情。这就是我为什么亲近张爱玲、奥斯丁、迪金森，而远杜拉斯、丁玲。

汪：什么时候开始发表作品？

魏：1994年。是一个中篇，处女作，发表在一个叫做《崛起》的文学刊物上。讲的是一个家境优越的小城女孩子，不甘于平庸生活最后却又融于平庸生活的过程，讲她和几个男人之间的故事……虽然这样的故事离我现在的写作已经很远了，然而因为是处女作，也因为除了在个别章节上幼稚以外，小说的技术上是相当成熟的（得益于张爱玲的影响），我自己还是很偏爱的。我准备把它收到集子里去。这一篇小说以后，我再也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到后来我干脆停笔了。一直到1997年，开始在